



何光明

39.7.24 生

臺灣基隆人

輔大法律系畢業

經歷／

記者、編輯、教師

現職／

台北市立啟聰學校教師

監

獄

把你關進監獄

他們撞於築牆

想要圍困中國

民國三十九年是一個起點，魏京生誕生，在中國的大地，苦難鋪成的一條長路迂迴又迂迴，延伸到你的面前來，魏京生，張開眼，抬起頭，勇敢地邁出小小的第一步，在父母的攙扶下，學習挺身向前，向前，鑄打永不回頭的決心，熬煉通往監牢的毅力。

在眾生裏來，在父母羽翼下成長，曾經是一個少年，少年不識愁滋味，只愁背誦那毛澤東的著作，一天一篇毛語錄，不能背誦，不准吃飯，這是共產黨何等長遠的計劃？這是共產黨何等殘忍的陰謀？

魔鬼拋下一條大毛蟲，爬上一葉大海棠，肥沃的顏色怎麼消失的？千瘡百孔怎麼形成的？沒有人提出問題，沒有人提出答案，只聽到唱頌歌的聲音，只聽到喊口號的聲音，越是害怕的人，唱得越多；越是發抖的人，喊得越響。

魏京生啊！你的父親是共產黨，你的母親是共產黨，你的叔叔是共產黨，你的伯伯是共產黨，你的老師是共產黨，你的鄰居是共產黨，他們與共產黨之間，你如何分辨？而你是一個激進的紅衛兵，中學生與紅衛兵之間，紅衛兵與共產黨之間，你又如何分辨？

為什麼？又為了誰？你們握拳揮臂，慷慨激昂；為什麼？又為了誰？你們東奔西跑，遊行示威，你不知道你們是一

作品／

升旗（洪建全兒童文學創作獎童詩組第一名）

莫那魯道的悲歌（時報文學獎敘事詩佳作獎）

寫給祖國的七封信（中央日報文學獎散文類佳作）

影中人（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短篇小說第三名）

火車的輪子走過（中央日報文學獎散文組第三名）

散文佳作 何光明

粒粒被人擺設的棋子，你不知道你們是一個個用來鬥爭的籌碼。忙碌的魏京生啊！你們點燃的是什麼火把？你們照的是什麼善？你們燒的是什麼惡？

你不寂寞，屬於十七歲的，是「反江青」、「反陳伯達」、「砲打無產階級司令部」，這些罪名，隱藏多少欺騙的伎倆？為了共產黨，變成反對共產黨；要別人進去監獄，却叫自己進了監獄，從此你學會了，把黑夜和黎明顛倒，共產黨看得到的地方，在你的臉上不再反叛；共產黨看不到的地方，在你幼小的心靈裏，深深地留著反叛的烙印，那是被共產黨炙燒的、囚禁三個月的紀念品。

幻滅的魏京生、疑惑的魏京生，你將追求什麼樣的中國？你將尋找什麼樣的中國？在北京的校園裏，你的眼睛熟悉了什麼？在祖國土地上的蹂躪裏，你的脚印經歷了什麼？在人民大腦的暗房裏，你的思想發現了什麼？你和廣大的羣眾有何不同？廣大的羣眾和共產黨有何不同？你和共產黨有何不同？

為了毛澤東的統治地位，紅衛兵可以「勤王」；為了毛澤東的統治地位，紅衛兵也可以被指為必須鎮壓的「反動組織」。背誦毛語錄長大的少年、純潔的中學生、狂熱的紅衛兵、走出監獄的受刑人，魏京生啊！「接受再教育」去，到「廣潤天地」去；離開城市，到農村去；離開北京，到安徽去。

民國五十七年，在安徽，你聽到了死亡，你看到了死亡，不能不聽到，不能不看到，中國古代封建主義式的死亡，中國現代無產階級式的死亡，一次旱災，一個安徽，三百多萬條生命，像數也數不盡的藍色螞蟻，擺在龜裂的地皮上，用暴屍的姿態控訴，什麼「最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」！什麼二十年「偉大建設」！

井乾了，河枯了，這一段民族的歷史啊！用災民踉蹌的影子橫列而成，用災民淒厲的哭聲混奏而成，在祖國的大地，爬行數十里，只為了啊一滴水珠；在同胞的身上，割開死去的血管，只為了啊一次解渴；在他省的異鄉，乞討和搶盜，只為了啊一口食糧。他們活活地乾枯而死，他們活活地饑餓而死，他們一批接著一批倒了下去，在魏京生的四周，在沒有戰爭的年代、在共產黨統治的歲月。

「為人民服務」，白紙上是這麼寫著，白天裏是這麼說的，夜幕來臨的時候，魏京生，你知道了什麼？在你軍隊駐防的地方，在養豬場，飼養員餵豬的飼料放下去，豬隻公然圍過來搶著吃；飼養員離去了，老百姓暗地裏摸過來偷著吃。人食不如豬食，人豬爭食，偷吃被抓住，還要審問和鞭笞。人不如豬啊！不如豬！

共產黨給的，是「社會主義」；人民收到的，是「封建主義」。共產黨給的，是「無產階級專政」；人民收到的，是「專政無產階級」。共產黨給的，是毛澤東思想；人民收到的，是愚昧和貧苦。共產黨給的，是「反剝削」、「反壓迫」；人民收到的，是饑餓、是死亡。民國五十七年到六十五年，從離開北京到返回北京，用了八年的時間，繞過一段大啟示的路程，魏京生徹底覺悟了！他苦於思考民族的命運，他忙著探索中國的前途。

思考，思考；探索，探索。民國六十五年到六十八年，魏京生是一個冷靜的電工工人，在北京市公園管理處屬下的動物園裏，思考的魏京生不能不看到，囚籠裏，睡獅疲倦的眼神、猛虎終年踱著方步的急躁、飛鳥振翅不能做貼青雲、

海魚躍身不能湧潛深藍；探索的魏京生不能不聽到，在北京市，動物園之外，還有另一種囚籠，「秦城一號」與「功德林一號」監獄，鐵幕之內，還有慘無人道的黑幕，共產黨折磨共產黨，人凌虐人，權力毀滅權力；思考與探索的魏京生不能不想到，自由，以及賜予自由的民主，人權，以及保護人權的法治。他苦於思考民族的命運，他忙著探索中國的前途。

是父親，教你質疑共產主義的教條，是母親教你關懷貧窮和受壓迫的人，這兩條血管注入了你的肉體與靈魂，怎麼分離父親和母親，誕生你的也是造就你的。民國六十七年十月，魏京生的父母與魏京生，「斷絕關係」，中間割了一道鴻溝，那就是共產黨的傑作，父子不是父子，母子不是母子，不管你們是自願，或是被迫。但是，抽刀斷血，血還流，魏京生的父母，未嘗不明白；魏京生，未嘗不清楚。

離了父親，別了母親，中國長久以來沈寂了的大地，橫擱在你的胸臆，你已下定決心，躍入民主運動的大潮流。大字報是你唯一的武器，在西單民主牆上，在廣大青年熱烈的支持下，魏京生向馬克思主義開火，魏京生向毛澤東思想挑戰。民國六十八年，三月十一日，「探索」正式誕生了，不用經過共產黨的批准，只要中國土地和人民的同意，魏京生和魏京生的追隨者，都是站在羣眾裏的民主鬥士，立志要為民族犧牲，為中國而死，他們理直氣壯，指著鄧小平，要求第五個現代化——民主。

民主，民主，民主，共產黨不要它，但是人民要它，「四五論壇」呼應著，「中國人權」呼應著，「民主與時代」呼應著，「羣眾參考消息」呼應著，「北京之春」呼應著，「求是報」呼應著，「今天」呼應著，「沃土」呼應著，大陸的中國人呼應著，海外的中國人呼應著，毛澤東思想後退，後退，後退，魏京生思想前進，前進，前進。

你沒有刀，你沒有槍，你沒有權力，你沒有部隊，你不用漫罵，你不用煽動，你只是駁斥，你只是質問，面對歷史，面對真理，面對國與民，面對政與黨，共產黨害怕了，共產黨發抖了，不過是手寫的、油印的，一份最原始的刊物啊！魏京生的聲音，用「探索」向世界宣佈，十八天，十八天，才十八天，民國六十八年，三月二十九日的晚上，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英靈被驚醒了，中國人永遠不會忘記這一個青年節，北京市公安局拘捕了魏京生。

民國五十六年，紅衛兵的你，還只是個小孩子，那一次，只因你三個月。民國六十八年，「探索」的你，已經是一個成熟的青年，這一次，要囚你六十個三個月，這一次，不是受了共產黨的欺騙，而是為了全中國的未來，而是為了你自己的理想，迎向冬天，走進監獄。

但是，共產黨向世界宣佈，被公開審判的魏京生，站出來，為什麼已經是一個光頭的定罪者？共產黨妄想無恥地欺騙，愚弄十三億人口的公理與正義！但是，我們看到陪審的羣眾之前，魏京生巨大的靈魂堅立在那裏辯護；我們聽到與脈搏共鳴的，魏京生嚴肅的聲音，傳佈開來，如慈悲的佛挺立而領首，為人類祈禱，舉世如一的圖片不朽，舉世如一的頂禮膜拜永恆，在諸擾攘之州，擺盪之洋，魏京生是世紀末的先知與勇者，站在共產黨審判者之前，審判共產黨。

在多事之秋，是誰差遣你來？在中國的土地也斷裂，戰亂的神州也淪入浩劫的時候，何幸你選擇並蒞臨中國，誕生